

名家推荐文丛

基督山伯爵
(下)

〔法〕大仲马 著 汪洋 译



名家推荐文丛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著 汪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全2册/(法)大仲马(Dumas,A.)著;汪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33-1084-0

I. ①基… II. ①大…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513号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Duman,A.)著

汪洋 译

策划编辑:富强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韦舰

封面设计:海凝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60

字数:920千字

版次: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1084-0

定价:58.00元(上下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第55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基督山伯爵和巴蒂斯塔说的话全部都是实话，少校很快就要来了。这也是伯爵推掉阿尔贝邀请的理由。贝尔图乔领命去奥特伊两小时后，时钟刚敲过七点钟时，基督山府邸前就出现了一辆出租马车。马车停在房子门口，好像对自己在做的事感到羞耻一样，里面的乘客一出来就匆忙驶开了。

下马车的乘客是个男子，看上去五十二岁左右。他身穿一件绿底外衣，衣服上绣着黑青蛙——这种外衣的样式在欧洲时兴好久了。他戴着一双鹿皮手套，一顶类似宪兵戴的帽子，还穿了一条蓝布裤子；穿着的皮鞋擦得算不上亮，但还是挺干净的，就是鞋跟看上去略厚了点儿；脖子上戴着一条黑白相间条纹的领结——如果不是因为主人用得很仔细，其实早就可以扔掉了。

这个引人注目的人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前，按了按门铃，询问里面的人，这里是不是基督山伯爵先生的住所。门房回答，是。之后门打开，他走进门。门被他顺手带上。他走上了台阶。

他一到大厅，等在那里的巴蒂斯塔就认出了他——伯爵早详细告诉过他来客的容貌：这个人瘦巴巴的，头很小，满脸浓密的灰胡须，一头白发。所以，他还没有自报家门，就已经有仆人前去通知伯爵，告诉他客人到了。

伯爵在一间质朴典雅的会客厅里等着他。他一到，伯爵就笑容满面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欢迎：“欢迎，亲爱的阁下，我正等着您呢。”

“阁下您真的在等我？”意大利人问。

“当然，您今天七点会过来，这我早知道了。”

“既然如此，那您也早知道我为何而来吗？”

“这是肯定的。”

“噢，这就太好了，我真怕把这个流程给忘了。”

“哪个流程？”

“提前告诉您我来访的事这个流程啊。”

“啊，没有，您没忘。”

“您肯定？”

“当然肯定。”

“那么您今晚七点等的人真的是我吗？”

“毋庸置疑，肯定是您，我可以证明。”

“啊，那就太麻烦了，不用证明了。”意大利人说。他看上去略显不安。

“对，是的，让我想想，您是不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康蒂侯爵先生呢？”伯爵说。

“是的，我的确是，我就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康蒂。”意大利人开心地说。

“曾任驻奥地利军队少校？”

“我是少校？”退役军人紧张地问。

“当然，您是少校，您在意大利的职位放在法国就是少校。”基督山说。

“这就好，您不用再说了，我相信了。”少校说。

“您今天来并不是自己的主意吧？”基督山说。

“对，不是自己的主意。”

“是帮别人捎信？”

“没错。”

“捎的是善良的布沙尼神甫的信？”

“十分正确。”少校口气轻快地说。

“信您带来了吧？”

“带了，就在这儿。”

“那就麻烦给我吧。”基督山拿过信，打开，读起来。少校大张着眼睛，盯着伯爵看。紧接着，他又扫了一眼房间里的陈设和装潢。很快，他的目光回到了房间主人身上。

基督山在高声念着：“‘卡瓦尔康蒂少校，佛罗伦萨卡瓦尔康蒂族的后代，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卢卡贵族，年收入五十万。’五十万哪，这可是笔大数目！嗯，嗯，没错。”说完，他的眼睛离开信纸，抬起头，朝客人鞠了个躬。

“五十万？”少校问。

“没错，肯定不会错，既然信中是这么说的。欧洲每个富豪有多少财产，神甫可都一清二楚。”

“会有这么多，我真没想到——这是实话。不过，那就算有五十万吧。”

“这您该好好问问您的管家，是他在中间做了手脚？”

“您真是启发了我，我该解雇他。”意大利人严肃地说。

“‘他这辈子只有一件事不称心，’”基督山接着读信。

“没错，确实只有一件。”少校叹了口气说。

“‘那就是痛失爱子。’”

“痛失爱子！”

“‘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吉普赛人或家族仇人骗走了。’”

“他那时才五岁大。”少校长叹一口气，双眼望天。

“真是可怜的父亲啊！”基督山说。接着，他继续念信：“‘我告诉他，你能够帮他找回他找了十五年还没找到的儿子，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信念到这里，少校神色热切地望着伯爵，脸上的表情难以言说。

“我的确能帮上忙。”基督山说。

“啊，哈！这么说，这封信说的全是实话？”少校的神色恢复了平静。

“巴尔托洛梅奥阁下，您以为是假的？”

“我，当然相信是真的。布沙尼神甫是个传道者，不会说假话，更不可能说玩笑话。阁下，您接着念下去吧。”

“啊，是啊，最后还附了一句话。”

“是，没错，是——附了一句。”

“‘我送了卡瓦尔康蒂少校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好让他不用再费心从他的银行里取款。此外，请您把您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交给他吧。’”

少校面色焦灼地听着伯爵读完最后这句话。

“不错。”伯爵说。

“他说‘不错’，”少校心想。接着，他开口说：“先生，既然如此……”

“怎样？”基督山说。

“最后那句话……”

“啊，那句话怎么了？”

“您能像接受信的正文一样接受那句话吗？”

“这还用说，当然。我跟布沙尼神甫有些交情，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欠他四万八，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数字起冲突，这是肯定的。但是，敬爱的卡瓦尔康蒂阁下，在您看来，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吗？”

“我有必要向您说明，我这趟来巴黎没带什么钱，因为对布沙尼神甫的承诺非常信任。如果这笔钱没有着落，那我在巴黎的日子就难过了。”

“一个像您这种地位的人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被困在什么地方呢？”基督山说。

“啊，实话告诉您吧，在这里我谁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别人总归能认出您啊？”

“没错，别人能认出我，所以……”

“接着说，敬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也就是说，我能拿到那四万八千里弗尔了？”

“当然能。只要您想要，随时都可以。”

少校高兴得睁大双眼。

“啊，快请坐下。真不知道我的脑子在想什么，居然让您站了足足一刻钟。”基督山说。

“别放在心上。”少校自己拽过一把圈椅，坐下来。

“那么，您有什么想喝的东西吗？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里坎特葡萄酒？”伯爵问。

“我喜欢阿里坎特葡萄酒。就这个吧，如果方便的话。”

“我有几瓶不错的。酒配饼干，怎么样？”

“吃点饼干，挺好，您可太细心了。”

基督山摇了摇铃。接着，巴蒂斯塔出现在门口。基督山朝他走去。

“事情怎么样了？”他小声问。

“那年轻人到了。”侍从小声回答。

“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带到蓝客厅里去了——像您嘱咐的那样。”

“啊，对了，去拿一瓶阿里坎特葡萄酒，再拿几块饼干过来。”

巴蒂斯塔出去了。

“说老实话，这么麻烦您实在太抱歉了。”少校说。

“一点小事而已，别放在心上。”伯爵说。

巴蒂斯塔把酒和饼干拿了过来。这瓶酒的确是瓶陈年佳酿，看酒瓶上爬满的蛛丝便知道——它们简直就像人脸上的皱纹，是时间的明证。伯爵在其中的一只酒杯里倒满这种红宝石色液体，在另一只酒杯里则只滴了寥寥几滴。之后，他让巴蒂斯塔把盘子端到客人身边。少校兴趣地拿起那只倒满的酒杯，同时拿了一块饼干。他饮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细品了品，露出满意的神情，之后，把饼干放进葡萄酒中，沾了点儿酒，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

“啊，先生，您常年居住在卢卡，具备享受人生的一切条件，有钱、有品位又有地位，不是吗？”

“是的，一切条件全都有了。”少校说着，忙咽下嘴里的饼干。

“但您的人生还算不上完美，只差一种东西了，对吗？”

“只差一个了。”意大利人说。

“就是您丢了的那个孩子？”

“唉，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啊！”这位受人尊敬的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双眼望着天，又叹了口气。

“那么，请您坦白告诉我——我一直以为您还单身——这个让您这么惋惜的孩子母亲是谁呢？”

“外界的确是那么传的，阁下，但我其实……”少校说。

“没错，您还特意做了很多事，让谣言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据我推测，您应该是为了避免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举止变成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吧？”

少校垂下眼睛，神色恢复平静，重新做出一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样子——这副样子或许能帮助他想起什么。他不时瞄一眼伯爵。伯爵面带微笑，笑容温和友善，眼中闪着好奇的光。

“没错，我确实想瞒着所有人，那是我年轻时犯的错误。”少校说。

“但归根结底，这不是您的错误，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呢？”基督山回答。

“啊，是的，这不是我的错。”少校笑起来，摇了摇头，回答说。

“这是那位母亲的错。”伯爵说。

“说得对，是那位母亲的错。那个不幸的母亲啊！”少校边说边拿起第三块饼干。

“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再喝点酒吧，稳稳情绪。”伯爵给他倒了第二杯阿里坎特葡萄酒，安慰他说。

“那位不幸的母亲啊！”少校说得含含糊糊。他尽可能地使自己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好让泪腺挤出一滴假眼泪，弄湿自己的眼眶。

“她一定是意大利社会最上层家庭中的小姐，我想。对吗？”

“她出身自费沙尔贵族，伯爵先生。”

“那么她叫……”

“您是问她的名字？”

“啊，您不用告诉我了，我想我知道了。”基督山说。

“没有什么能瞒过伯爵先生。”意大利人说着，鞠躬行了个礼。

“她叫奥利瓦·科西纳里，是吗？”

“没错，就是奥利瓦·科西纳里！”

“她的家庭是一个侯爵家庭？”

“是侯爵，没错！”

“但您总算克服她家庭的阻力，跟她成婚了吧？”

“没错，我们结婚了。”

“那么，各种证件您都带来了吗？”基督山问。

“证件？”

“你们孩子的出生证明，您跟奥利瓦·科西纳里的结婚证书。”

“我们孩子的出生证明？”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这不就是您儿子的名字吗？他的出生登记。”

“啊，是的，或许吧。”少校说。

“什么叫‘或许吧’？”

“我不能确定，因为他走失这么久了。”

“话是没错，那么这些证件您都带来了吗？”基督山问。

“真对不住，伯爵先生，我事先不知道要用这些东西，所以匆匆忙忙地忘了带出来。”

“这就难办了。”伯爵说。

“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吗？”

“当然。”

“唉，这可怎么办好？非用不可！”少校抬手擦了擦额头。

“是的，肯定不能少了这些。因为或许会有人质疑你们的婚姻是不是遵从

法律手续，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合法降生的。”

“您说得对，会有人这么质疑。”少校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孩子就很让人担忧了。”

“确实让人担忧。”

“可能他会失去一次很好的结婚机会。”

“我真不想看到啊！”

“要知道，在法国人眼里，结婚是一件公开的大事。要想结婚，必须先提供让人无可挑剔的证明。法国人是很重视这些的。像意大利人那样，去教士那里说一句‘我们相爱，请您为我们作证，让我们结婚吧’，这样的事在法国可行不通。”

“那该怎么办呢？这些必不可少的证明我都没带着。”

“好在，我这里有。”基督山说。

“您有？”

“没错，我有。”

“您是说那些证明？”

“对，就是那些证明。”

“啊，您说的可是真的？那就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我可从没想过带它们出来！”少校说。他很怕自己这次出行的目的因为一些证明而变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也怕因为自己忘了这么一件事而拿不到那四万八千里弗尔。

“这没什么，正常得很，没有人能把所有事都事先考虑得格外周到。好在，布沙尼神甫为您想着呢。”

“他可真是善良啊！”

“是的，做事严谨，考虑周全。”

“真令人佩服！那么，是他把东西送到您这里的吗？”

“没错。”

少校为了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意，两手握得紧紧的。

“教士的证明在这里呢，您和奥利瓦·科西纳里是在卡蒂尼山圣·保罗教堂结婚的。”

“啊，不错，就是它。”意大利人看着文件，惊讶地说。

“还有萨拉韦扎教士为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开的受洗证明。”

“对极了！”

“那么，把这些证明拿走吧。您可以把它们交给您儿子保管，您儿子会谨慎保管的。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他会的，一定会的。如果他弄丢了……”

“如果他弄丢了可怎么办呢？”基督山说。

“那就必须要先抄一份复件，然后还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拿到。”少校回答。

“这就不好办了。”基督山说。

“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办成。”少校接话。

“真高兴您明白这些材料有多珍贵。”

“在我看来，它们根本无价！”

“啊，不过这孩子的母亲……”基督山说。

“这孩子的母亲……”意大利人重复一遍他的话，语气有点儿焦灼不安。

“科西纳里侯爵小姐……”

“这么说，还要她本人前来作证吗？”少校好像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问道。

“用不着，阁下，况且她不是，啊，已经把最后一笔债还给自然了吗？”

“唉，是啊。”意大利人回答。

“她离世已经十年了，据我所知。”基督山说。

“走得太早了，真让人惋惜啊！”少校叹口气，用悲伤的口吻说。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花格子手帕，擦擦左眼，又擦擦右眼。

“这也是没办法的，人难免有一死。要知道，敬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区，吉普赛人骗小孩这种事不怎么常见，您说出来也不见得有人会相信，所以您没必要告诉法国人您跟儿子已经十五年没见了，您只需要告诉他们您把他送到哪个地方的哪所大学去念书了，而今，他完成了教育，您希望他能进入巴黎社交圈。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勉强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这个您夫人逝世后您一直居住的地方。这样告诉别人就可以了。”

“您真的这么觉得？”

“当然真的。”

“太棒了，既然这样……”

“如果他们刚好听说了您跟儿子分开的事……”

“是啊，那我该怎么解释呢？”

“您家族的仇人买通了您家中的家庭教师……”

“仇人是科西纳里家族？”

“没错，为了中断您家族中的血脉，带走了孩子。”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么说也说得通。”

“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容易才回忆起来的这些事不要随随便便就忘了。有件事您绝对想不到，不过或许您也已经猜到了。”

“是个惊喜吗？”意大利人问。

“咳，我早就知道，想要欺骗一个父亲的眼睛和心，不那么容易啊。”

“哈！”少校说。

“难道有人对您泄了密？他在这里，您或许已经猜出来了吧。”

“谁？”

“您的儿子，您自己的孩子，安德烈啊！”

“确实，我猜出来了。现在，他已经到这里了吗？”少校故作镇定地问。

“他在，刚才我的侍从进屋时告诉我的，他已经到了。”基督山说。

“啊，太棒了，太棒了！”少校喊起来。他每喊出一声就要揪一下自己衣服上的纽扣。

“敬爱的阁下，这个消息您需要时间适应，这我可以理解。在您适应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去看看这个年轻人。我猜想，他内心的急迫一定不会输给您。我要告诉他，让他为这场他期盼已久的会见做好准备。”

“当然，我能够想象。”卡瓦尔康蒂说。

“那么，再等一刻钟吧。一刻钟后你们就能见面了。”

“要烦劳您把他带进来吗？您要亲自领他来？您可太周到了！”

“啊，不是，我会让你们单独相见的。父子见面我没必要插在中间。很快您就能看见他了。他长得挺清秀的，皮肤很白——有点儿太白了，个性开朗。您可以自己观察，自己下判断。放松点儿，就算你们之间没有父子之间的那种感应，您也不会弄错人。等会儿他就从这扇门里进来。”

“您稍等。布沙尼神甫给了我两千法郎，但您知道，旅途中免不了要花钱，所以您看……”少校说。

“所以，亲爱的卡瓦尔康蒂阁下，您需要钱。这是肯定的。啊，这里有，先给您八千法郎吧。”

少校双眼放光。

“那么，我就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督山说。

“阁下需要收据吗？”少校说完这句话，钱已经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收据？要它做什么？”伯爵问。

“啊，也许您想让布沙尼神甫看看。”

“啊，我们都是坦坦荡荡的人，用不着这么锱铢必较。等我把剩下的四万法郎给您后，您给我一张整数收据吧。”

“是啊，没错，我们都是坦坦荡荡的人。”少校说。

“可是，还有件事……”基督山说。

“您讲。”

“给您提个意见，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先生。”

“那么，以后这样的衣服就不要再穿了吧？”

“这样！”少校看看自己的穿着，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挺满意。

“是啊。这种衣服——虽然雅致，在巴黎早就过季了，或许您也只能在维亚雷焦穿穿罢了。”

“啊，真晦气。”

“不过，您离开巴黎的时候还可以再穿上它，如果您真的喜欢这种旧样式

衣服的话。”

“那我现在该穿什么呢？”

“您箱子里有什么？”

“箱子？我出门只带了一个皮包。”

“我相信，您应该确实没有带其他的东西。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不够费事儿的。况且您这样的老军人都不喜欢带太多行李出门。”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

“但您处事严谨，考虑问题又长远，所以提前让人把您的行李送来了。这会儿，行李已经在您住的地方——黎塞留路太子旅馆了。”

“可这些箱子里……”

“我猜想，您应该已经让您的侍从把您的便服、制服，以及所有您可能用到的衣服都放在里面了。每到重大场合，您都要穿上您的制服，这样才能凸显您的军人气概。对了，千万别忘了佩戴您的勋章——这些勋章虽然总被法国人嘲笑，但他们还是愿意佩戴着它们。”

“太棒了！太棒了！”少校喜上眉梢。

“那么，敬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既然您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再过于激动了，那么就请等着跟您多年不见的儿子——安德烈相见吧。”

基督山边说边鞠躬行礼，之后走出房间，消失在门帷后。少校自己呆在房间，满心喜悦。

第56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基督山伯爵走进巴蒂斯塔告诉他的那个蓝色客厅。这个房间就在隔壁。伯爵一走进去，就看见一个温文尔雅、气质高贵的年轻人在房间里。这个年轻人在房间已经半个小时了，他是乘出租马车过来的。伯爵曾提前告诉过巴蒂斯塔他的长相，所以他一进门，巴蒂斯塔就认出了他。这个年轻人身材魁梧，白皮肤，长着棕胡子、黑眼睛和黄头发——毋庸置疑，他就是伯爵在等的人。

这个年轻人原本在一张沙发上躺着，正用手中的金头手杖随意地敲自己的皮靴。他一看见伯爵进来，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基督山伯爵吧？”

“没错，先生。那么您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先生吧，我想？”

“是的，我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年轻人鞠了个躬，一边鞠躬一边重复他自己的头衔。

“您来以前有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您，对吗？”伯爵说。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人署在信末的名字实在太奇怪了，所以没有告诉您。”

“是不是‘水手辛巴德’？”

“没错。我只知道《一千零一夜》中那个著名的辛巴德，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还知道哪个姓辛巴德的人……”

“噢，他就是《一千零一夜》中那个辛巴德的后代。他是个英国人，很有钱，真实姓名是威玛勋爵。他的个性十分奇怪，简直让人抓狂。不过他跟我关系非常好。”

“哦，原来如此。这样就好理解了。不过，这可真罕见啊。这么说来，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啊，不错，很棒，伯爵先生，您有什么指派尽管说，我完全听从。”

伯爵微微一笑：“要是您告诉我的都是真的，或许您能说说自己和自己的家事？”

“没问题。就像您说的那样，我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我的父亲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康蒂少校。卡瓦尔康蒂家族曾显赫一时，家族名字一度被刻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我们家族还是个富有的家族，我父亲年收入高达五十万。但他受过的磨难也挺多。我五岁时被那个狡猾的家庭教师骗走，从那以后就没再见过我父亲了。至今，我们分离已经十五年了。等我弄明白事情真相以后——那时我已经大到能够自立了——我就开始找他。在收到了您朋友写给我的这封信之前，我一直在找，但没有任何结果。信上告诉我父亲在巴黎，还让我亲自来拜访您，所以我就来了，想从您这里得知一些有关父亲的信息。”年轻人的记忆力相当好，他有条不紊地说完了这些话。

“您做得很对，把您的心里话全都告诉我朋友辛巴德，这件事做得再对没有了。而且，我对您说的这番话也非常有兴致。要知道，您父亲确实在这里，他也在找您。”基督山看着年轻人，不表露出自己心中深藏的阴郁情绪和意愿达成的满足感。

从走进房间，看见年轻人起，伯爵就一直在关注年轻人的神情。这个年轻人的从容自若、说话时声音的平稳镇定让他深感佩服。

“您父亲确实在这里，他也在找您”，这是一句话十分常见的話。年轻人听了却大吃一惊，忍不住喊起来：“什么？我父亲，我父亲在这里？”

“当然，毋庸置疑，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康蒂少校，您的父亲。”基督山回答。

年轻人原本一脸恐慌，听到这句话后马上恢复了平静。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康蒂少校。我亲爱的父亲就在这里？伯爵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他问。

“当然，先生。我刚刚就跟他呆在一起，还听他讲了自己丧失儿子的经

过。告诉您吧，我很感动。他为这件事付出的心力，心中的忧伤、希望和恐惧足足可以写成一首感人的诗歌了。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信上说那些骗走他儿子的人愿意告诉他孩子在哪儿，甚至愿意把儿子还给他。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他拿一大笔赎金来换。您父亲毫不犹豫，按照他们的指示，让人把钱和一张意大利护照送到了皮埃蒙特边境。啊，没弄错的话，当时您在法国南部？”

“没错，我当时确实在法国南部。”年轻人回答，语气略带窘迫。

“在尼斯。有一辆马车正等着您？”

“是的，这辆车带着我从尼斯走到热那亚，又从热那亚途经都灵走到尚贝里，再从尚贝里途经波沃森湖走到了巴黎。”

“一点儿没错。说起来真巧，您父亲也是沿这条路线走的，就连途经的这些地方都完全一致。这么看来，你们父子在路上应该已经见过面了。”

“可是从父亲最后见我那次到现在，我已经变得太多了，所以就算我们曾见过面，他也不一定能认出我啊。”安德烈说。

“俗语不是说吗，父子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基督山说。

“话是没错，我倒没想过心灵感应这样的话。”年轻人说。

“真不知道那些骗走您的人这些年对您怎么样——您父亲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他非常想知道你们分离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他简直等不及了。他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考虑到您的身份而给您应有的尊重，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给您造成精神创伤——这样的创伤可比肉体创伤更让人难以忍受啊，他还想知道您所接受的教育有没有减弱您天生的高贵性情。这么说吧，您觉得您能不能让自己回到跟您高贵身份相称的社会地位中去呢？”

“先生，我希望您没有听到什么传言……”年轻人嘟囔着——他看上去头脑乱了。

“就说我自己吧。我之所以知道您，是因为我的慈善家朋友威玛把您的情况告诉了我。据我所知，他第一次跟您见面时发生了一些让人不那么愉快的事。我不怎么喜欢追根究底，没有细问具体的情况，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清楚。不过看他对您的遭遇那么同情，您那时的情况一定十分有趣。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帮您找到父亲，因为他很想帮您恢复您失去的地位。他说到做到，真的帮您找到了父亲。现在，您父亲已经在这里了。做完这些事后，我朋友把您要来我这里的消息告诉了我，还给了我一些指示——这些指示关系到您的前途和幸福。我了解我朋友威玛，他非同寻常，不仅拥有堪比一座金矿的财富，而且待人极为诚恳。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可以不用考虑财产问题，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些怪事。当然，我也同意了按他的指示行事。先生，我觉得我有义务代表您的赞助人冒昧向您一个问题。问题如果触及了您的底线，请您千万要原谅。虽然您有过这样的遭遇，但这并不是您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您自己能

应付得来的，所以我对您的尊敬不会因此而减少半分。您拥有这样财产和封号，毋庸置疑，您很快就能成为上流人物。我想知道的是，那些让您有这样遭遇的人有没有做过什么事，让您对您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阶层一无所知？”

“先生，这件事您尽管放心。那些从父亲身边骗走我的人一直都希望能将我卖回去，就像他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希望我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当然是越多越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当然会让我的身份、天分都得到最大的保障——保障我的身份、天分就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们还会适当地培养我，做一些对我有益的改造。小亚细亚的奴隶主为了在罗马市场上把奴隶卖个好价钱，常把自己的奴隶培养成文法教师、医生或者哲学家。骗我走的人也是这么对我的，所以这么一来，我反倒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年轻人和伯爵说话时，自信心已经慢慢恢复了。伯爵笑了笑。显然，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令他满意，这个年轻人的沉着机智超出了他的想象。

“再说，就算我的教育存在缺陷、对上流社会的礼仪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人们也会体谅我的，如果他们了解到我的遭遇——我命中的、贯穿了我整个幼年时代的遭遇的话。”年轻人接着说。

“不错，子爵，您请便吧。要知道，该怎么做全应您自己拿主意，毕竟这是关系到您自己切身利益的事。但是，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会对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您的经历太传奇了，人们喜欢写在两页封面纸之间的传奇，却不怎么相信真实的、写在羊皮纸上的传奇——这挺让人难以理解的。就算这个传奇是从您这样的高贵人物口中说出来的，结果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子爵先生，我想告诉您，如果您这么做了，可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如果您试图对人说起您令人感慨的遭遇的话，可能您的故事还没讲完，就已经被加油添醋地传开了。更何况，这样的故事怎么听怎么像随口捏造的。这样的故事讲出来，只能引发别人的好奇，使您能成为别人闲聊或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这样一来，您不但不会被看作一个曾被骗走最终找回来的孩子，反而会被看作一个像夜晚长出地面的香菌一样的暴发者。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是您希望的。”基督山用旁观者的语气说。

“您说得很对，伯爵先生，这样的状况并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年轻人被伯爵强势的目光注视着，面色变得苍白。

“您没必要把自己的遭遇说得言过其实，也没必要为了防止提起自己的遭遇而左右为难，您应该计划一个简单可行的行事方针，这对您来说是必须的。您这么机警，计划一个类似的方针不是什么难事。您从前在下层社会的经历可能会为您招来一些误会，所以您有必要认识一些朋友，好避免误会的发生。”基督山说到这里，安德烈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原本，我应该主动提出为您做担保，竭诚为您提供一些建议。但我天生

有很重的疑心，就算对方是我再好的朋友也这样。而且，如果他们 also 对我保持戒心的话，我是再乐意不过的了。违背这条一直遵循的原则行事，我不怎么擅长，硬要做的话很容易为自己招来嘲讽，这就太没面子了。”基督山接着说。

“可是，伯爵先生，我的介绍人是威玛勋爵，您能不能看他的面子……”安德烈说。

“当然，亲爱的安德烈先生。威玛勋爵告诉过我您的幼年遭遇、您遇到的那些波折，所以我不需要您向我证明什么。并且，为了使您不必请求其他的什么人，我专程把您父亲从卢卡请来了。你们很快就能相见。他是个有点儿骄傲、有点儿严谨的人，因为身穿制服，所以看上去外貌不那么出色。但我们可以体谅他，要知道，他曾在奥地利军团服过兵役——对奥地利人，我们总是把标准放得宽松些。无论如何，您父亲是个任何时候都不失身份的人，我敢担保——您看见就知道了。”伯爵盯着年轻人的脸说。

“噢，阁下，您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毕竟我和他这么久没见了，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他的长相了。”

“并且，在旁人看来，一笔丰厚的家产是能够填补一切的，您知道。”

“这么说来，先生，我父亲的确很有钱？”

“年收入五十万里弗尔，可是个大富豪。”

“这么说来，我可以过荣耀的生活了？”年轻人追问。

“亲爱的阁下，荣耀得不能再荣耀了。您住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每年能给您五万里弗尔。”

“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我真想永远住在这里。”

“亲爱的阁下，居住地是您不能左右的，‘尽人力，听天命’嘛。”

“那么，您觉得在我不得不开离巴黎以前，我真的可以拿到您说的这笔钱吗？”安德烈叹了口气，问道。

“当然。”

“是向我父亲要吗？”安德烈局促地问。

“当然。有威玛勋爵做担保，您可以自己开口要。您父亲已经请威玛勋爵在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开了一个户头，这个户头每个月能支五千法郎。要知道，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可是巴黎最有保障的银行之一了。”

“那么，父亲准备在巴黎长住吗？”安德烈问。

“不会的，他住几天就走了。您知道，他的职务不允许他离开两三个星期这么久。”基督山回答。

“噢，敬爱的父亲！”安德烈大喊一声。看上去，他很高兴父亲这么快就会离开巴黎。

“那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挡在中间不让你们父子见面了。现在，您该去见您亲爱的父亲了。您准备好了吗？”基督山装作误解了年轻人的意思，

接着说。

“当然，这一点您不需怀疑。”

“那就去吧，您父亲就在客厅里，年轻人。他在那里等着您呢。”

安德烈离开房间前，向伯爵深鞠一躬。接着，他走进了隔壁客厅。伯爵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门外。之后，他在一幅画上按了一下又一下。这幅画上藏着机关。被伯爵按过后，画框移动，墙上开出一个小缝。这条缝的设计手法十分高妙：从缝中，伯爵可以看见另一间客厅——安德烈和卡瓦尔康蒂所在的客厅中发生的所有事。

年轻人进门后，随手关上门，走向少校。少校听到脚步声，站了起来。

“噢，亲爱的父亲！真的是您？”安德烈高声说。他希望声音传到隔壁房间，传到伯爵的耳中。

“亲爱的儿子，是你吗？”少校认真地说。

“我们一别这么多年，真令人难过。不过好在，我们现在还是见面了，这多让人欣慰啊！”安德烈用相同的口气说，边说边扫了一眼两间客厅中间的那扇门。

“是啊，一别这么多年。”

“您不想抱抱我吗，父亲？”安德烈问。

“当然想，儿子，如果你愿意。”少校回答。

接着，两个成年男人像舞台表演一样地相拥到一起——把头放到对方的肩膀上。

“现在我们团聚了，是吗？”安德烈问。

“是的，团聚了。”少校回答。

“以后不会再分别了吗？”

“啊，这件事，儿子，我想你在法国住太久，一定已经习惯了，已经把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了，对吧？”

“是啊，一想到要离开巴黎，我就觉得好伤心啊。”年轻人说。

“但是，你知道，我必须尽早回意大利，我不能离开卢卡太久。”

“那么，亲爱的父亲，我希望您离开法国前能把那些证明我身份的文件留给我。”

“这是当然的，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专程跑来的。为了找你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吃了这么多的苦，可不想再来一次了。找到你之后，把文件交给你，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后半辈子就做不了其他的事了。”

“但是文件在哪里呢？”

“这里。”

安德烈一下子抢过父亲的结婚证明和自己的受洗证明，急切地把它们打开，看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着急显得理所当然。能看出来，他常看类